

佳作

作品：完美的一天

得獎者：謝智威

謝智威，一九八六年生，台北人。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畢，曾獲蘭陽文學獎小說獎，林語堂文學獎小說獎。

得獎感言

曾經在捷運站附近遇過拿著愛心票卡的身心障礙者跟我借錢，說是搭捷運用的。我問他：怎麼不跟捷運站人員求助呢？他說他趕時間，問過了，然後重說了一次：拜託拜託借我一百塊。

我掏鈔票給他，看著他沒進捷運站反而快步走掉，到了轉角把錢交給另一個人。希望下次不要再遇到他了，我這樣想。結果此後真再沒遇過了，一開始我感到萬幸，後來又莫名憂愁起來。

對我而言，小說便如是重拾矛盾的過程，如同人生。



完美的一天

迷迭香，Ros Marinus。

四月甜桃五月梅。

你習慣活在刻度之中。

你每個早上聽著汽機車聲響密度決定是否張開眼睛，望著牆上的鐘看見天天都是同樣夾角的時針與分針，那並非告訴你現在幾點鐘，而是告訴你，接下來指針的旋轉要用多快的節拍生活。

你拉開窗戶感受今天的溫度，決定穿著的布料還有紗支數高低；感受空氣的濕度，決定今天用花果調或木質調香水。行人手中有多少把雨傘，幾張傘開著幾張閉，風多強，雲的形狀是團狀還是纖毛狀，行車的雨刷多久抹去一次雨珠。打開電視新聞看看日期、星期、女主播的眼皮有多腫、眼影有多濃，危言聳聽的跑馬燈有幾死幾傷幾億頭彩獎金幾注獲得。你習慣起床就先喝一大杯的溫水，熱冷開水比是兩百比三百毫升，等待去廁所的一刻鐘裡，你仍因襲了當兵時的習慣摺好豆腐乾的被子、理平睡過的床舖，關掉廊簷的各種照明坎燈、替花澆晨間水。從信箱收信並分類，房屋、幼教、媽祖遶境、你在找工作嗎、二手中古車買賣一類；帳單、報紙、髮廊面紙、賣場超市DM一類。穿過熄燈而

人跡亦熄了的清寂客廳上樓回房，高舉雙手拉筋五秒，左邊三下、右邊三下，腹部輕微蠕動，進浴室開始梳洗。解便時間不得超過三分鐘，刷牙時兩顆牙齒爲單位一組旋轉二十下，正面、側面、內裡都得清潔，洗臉水溫比體溫略低，淋浴水溫可略高，天熱用果香系列振奮提神，天冷用檀香或薰衣草舒緩身心。擦臉的毛巾和浴巾不可混用，擰成微濕的毛巾輕拍臉部十下。

直到浴室外陽光撲上你的臉，清醒地，可以替每個時段安排好科學家研究最應該做的事情：九點工作，十二點午飯，下午一點午休，二點工作，三點午茶，四點構想菜單，五點運動，七點晚餐，八點電視娛樂及家庭時間，九點閱讀，十一點睡眠。一切都充滿期待，期待明天也像今天的複製版本一樣不要出錯。

早上九點。

你照顧著與你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男人，男人最近剛癱瘓，像是日程記事多了一項工作。那天你只是待在病房外撥通電話回家，在已經耳背的老母接起電話之前趕緊掛掉，然後肆意爲了自己的堅強大哭一頓，便從復健科醫師那細問了各種照護事項：每天的水量是一千五百毫升，分次餵飲。你從廚房中島吧檯拿了幾片採好的迷迭香葉子細數二十片，沖八十度沸水，靜置放涼，一勺一勺餵給男人。將男人扶起身子，手成空心狀，輕拍背後，三下一組，共六組，拍拍拍，鬼出去，拍拍拍，快醒來，拍拍拍，拍拍拍。你有那麼一點覺得好笑，像小時候母親在你喝水嗆到時總輕輕拍你臉頰說：好事來，歹運無。

男人剛癱瘓的那時你的生活節奏全都亂套，時間虛擲在醫院裡，直到你回家才發現院子裡的草皮自發地長到腳踝而迷迭香樹枯了半截，那陣子經常外食，油餛飩，光是青菜也得特意囑咐不要加豬油和味素。邇邇至此，你才下定決心重整一切，將男人接回家中，打開建築內所有的照明清掃一番，修剪草木，拭去積落各種邊角的塵埃，點開洗衣機讓它幫你洗去醫院裡所有的消毒藥味和疲累的身體味。肅容整理男人的身體，拆開他的衣服，用濕毛巾替他擦拭著各種表面或夾縫兩次，你得盡量不帶任何情欲處理這具肉身，撫摸著他的皮膚，你經常親吻的會發出羶味的耳下還有頸部、經常抱住的男人腰腹、再熟悉不過了的肚臍以下毛髮開始蔓生之處，僅像你在流理台上處理的一種肉類食材的各種切塊部位。

當握住他的時候，你想像著他會不會又醒了過來繼續開一些低級的玩笑，你十分討厭那樣的玩笑，像是一齣低俗卻又令你發噱的三流喜劇。

但至終你悵然所失。

拉丁文原意為海之朝露，指希臘羅馬時期，航海貿易的城邦商人們，在海上迷失方位時，只要在清晨時憑藉它沾上露水而散發出的香味，就能辨別陸地的方向。

提著大賣場塑料紅色購物袋的你習慣循著天天走的路，沒有猶疑地強迫自己欣賞高級住宅區的風

光美景，發出形容詞饋缺的讚歎：鄰居家的九重葛好美、公園金桂飄香、晨起散步的人牽著金黃色的獵犬長毛，馴順柔滑地流過腳邊。想起遠方公園裡有阿勃勒，將近盛放時節，但你不敢拐彎，不敢繞路，你怕偏離路徑太遠，錯過早市的時間，致使冰箱只剩凍著的冰塊、用到一半的果醬、發酸的泡菜。

但你走進這，大學畢業後就不會再踏進的書店裡，那些曾令你日夜沉迷的故事和文字而今安在否。還是已消失在這一座巨大而吵鬧的書庫裡，聲響震震，漫渙了來路，直至你再也找不到人生的軌跡。

玻璃門一推開，迎面湧上不熟悉的味道，阿拉斯加扁柏，防蛀、耐潮、容易上色和加工，加入仿檜木氣味的精油之後讓整個室內溢滿化學物質的醞味，暈昏眾顧客以為這就是天然芬多精。轉角凌亂散落各種自由索取的DM，載滿你不知道的作家、歌手、樂團名稱，你很久沒有跟隨時勢坐下來好好聽一場演奏，也幾乎不知道近來他們唱過什麼歌，歌詞裡的愛情是否仍舊是你青春年代的神話，還是已經統統換上流行語彙歌頌隨散即逝的緣分。

走下階梯，攙著木質扶手，你一向喜歡木頭的溫潤感，像是踩在秋天清晨溫帶海灘上的沙。這也是當初你與男人置辦新房時最常爭論的事，當男人要求一切從簡時，可以從他隨和的口氣聽出他的堅持：白瓷地磚、米白粉刷、開放空間裡什麼都沒有，只是陳設了一堆金屬焊接起來的各種架子，系統櫃、衣櫃、鞋櫃、餐桌、開放式廚房的吧檯椅、庭院鐵凳，甚至沙發也是金屬架上擺著塊皮製椅墊。

面紙盒有金屬的嗎？你擔心他會把整個房子弄得像忘記裝黃光燈泡的電冰箱。於是你保持沉默，當男人問你意見的時候，你自顧自地走逛看著家具賣場的商品，偽裝成自家客廳臥在一張L形的布料沙發消失了。你很聰明，狡詐得，讓他不得不焦急尋找著你，並低聲下氣開口說好吧你說了算，但，不要離開他的視線和統轄範圍。

你在心中暗笑他的籌碼如此稀少，讓你一次又一次扳倒他的自尊。你知道他在公司絕對不是這樣的人物，當他成為執行長之後，他準備齊全，神態自若，瀟灑走進會議室中，準備擊倒這些各懷鬼胎的股東。會議桌上把人切割成只有上半身，那些正裝出席，臉板成不同形狀的墓碑的與會者，筆與紙之間不停游移做記，祕書疾疾鍵入資料發出焦躁的碎響。他轉轉無名指上的戒指，對著那些身上只剩銅臭和禿鷲味的老男人們疾詞：通往成功的橋梁就在眼前，你們為何要選擇往谷底跳？

「你知道谷底代表什麼嗎？代表著失敗！」

他躺在床上，頭髮發出你替他選的洗髮精綠茶淡香，一字不漏地把這個會議實況還原。關於谷底和失敗，他得意洋洋地替你上了一節修辭學的課。你漠然反問他，那山峰是不是代表成功？

「我覺得用山頂更能代表成功。」他笑了出來，那自信神情每每惹你厭惡，彷彿多年前他不斷自誇著贏得球賽勝利靠的是他最後的轉身上籃、新訓時高分通過鑑測、或是退伍後不停複述他如何對著學弟頤指氣使。一開始你配合著拍手讚歎，後來你漸懂得在心裡扮個鬼臉暗笑他無事可說了，多年以後你再也過耳不入，計算著DM裡各種單價，發現每一家都說自己最便宜卻沒有一家實誠，你著實無

須如此計較鎔銖之間的差額但你無事可做。你走進書店，發現男人的自傳已經堆在入口處最顯眼的地方，一手脅胸前，一手握著下巴，男人要告訴你他是如何從這個山頂跳到另一個山頂，再跳到另一個山頂。他意氣風發，而你面目可憎，提著購物袋闖進播放輕柔音樂的書架間，購物袋發出嘶嘶聲響，每個人都都在看你。

傳說耶穌逃離猶太前往埃及的途中，將洗好的袍子晾在迷迭香樹叢上，奇異的香味便是由耶穌所賜與。後來當地人尋著香味採收了迷迭香，發現很多神奇的功效，例如放在即將宰殺的羔羊身上三天三夜，肉和內臟就能長期保存不會腐壞；戰士戰爭時受傷，只要用白袍撕成的布條和迷迭香一起浸泡在葡萄酒裡，包紮之後，傷口在一天之內就癒合，十天之後甚至連疤痕都不見。

少年店員推著書車，貓步前行，輕盈，肯定，在步與步之間拉出勾線。掛著開朗明確的微笑，眼神沒有哀傷，從不墜落，俐落將書從書車卸下，堆在入口最顯眼之處，先是放了塊做為基底的木板，鋪上一層麻布，一本一本將書本磚頭似的堆疊起來，成為一座堡壘，再在上頭水平疊上金字塔的基座，四乘四、三乘三、二乘二，再以垂直方向三本、兩本、立起最厚一本在最頂端，大功告成，熱銷書紀念碑，讓每個走進店裡的顧客不能閃躲地對男人瞻仰遺容一番。少年店員抬起手工作時也露出熨貼於衣褲內的腰線、墊起腳尖褲管和鞋子間露出潔白腳踝骨。你猜想他今年二十二歲，月薪兩萬八，

七段感情，兩段是與女生，無數次的遊玩經驗流連在你記憶中總是以英文為名的 gay bar。他意興闌珊花兩倍的錢在子夜後買票入場總是有人請他酒喝，或是深夜裡的溫泉區在看不見的水平線底下探測著明眼人的遊戲勾當。他隨心所欲，凡塵不染，就像他推著書車繞過書店裡那些凡人，包含你，都未曾入他目光半分。那些你青春印象中的 bar、湯、三溫暖，這十年間肯定開開關關，在你成天操持的數字與數字間的關係，也許少年早已經不入那些特定種族的酒池舞場，而是到了你想像不到的尋樂地方：沒有取向，沒有疑惑和認同，沒有擾人的界線，那裡充滿幻惑人的各種燈光和藥物，人與人都是虛像。

而你也曾是如此，不是嗎？在網路剛興盛的年代，兄弟二人剛有了電腦，你上網搜尋和你哥哥不一樣的關鍵詞。他在同學竊竊耳語之間得知上百位的 A V 女優的姓名，上網抓了不少封面照片就赤裸裸地存在桌面的資料夾。而你偷偷打開電腦，找到那些體育系的日本男大生裸身淋浴的圖片，發現原來在分類目錄隱密不外傳的家族社群裡，有著和你相同的少數人，偷偷分享著各自欣賞喜好的菜。儘管網路世界瞬息萬變，爾後泡沫又併購、重振了的各種秘密社團，你總能在不同的留言板、BBS 找到熟悉的身影，用著相同的 ID 和簽名檔，附上相同的相簿和網誌，彷彿一種盟約，繼續和這些人熱烈討論著各種相愛或單戀的心情，或是置身於父母親戚間的關係糾結。

你參加過幾次網路社團發起的聚會，一群同志文青，頂著各自學歷頭銜，夜裡聚於全國首學的社科院樓頂，圍坐一圈，娓娓道著這幾年間他們幾經流轉思索的性別論述。年輕的你有些緊張，不知如

何應對；他們在夜空底下大肆談論著困境與突破，他們得辦一場遊行，得以知識分子的身分走上街頭，他們找來歌手藝人強力站台，他們穿著樸素、格子襯衫、jansport後背包，刻意戴在右邊的耳環和彩虹腳鍊已經是那個年代最了不起的標誌，標榜性別驕傲，多元選擇。你卻得戴著當時防SARS的N95口罩，外頭再罩上小叮噹圖樣的布口罩，舉著標語，閃躲小家媒體記者和攝影機，走在街頭上悶悶地在雙層口罩裡把口號念完。儘管如此，這場盛事終究在你遮掩參與之下落幕，你欣喜若狂，彷彿堅硬地站立在洪流裡成爲一種模範：你是時代裡的人了，你在心裡大聲告訴自己。但事實上遊行並不因為他們各式學歷光環而成功，這裡的人民已經習慣噤聲，不發表意見，習慣涇渭分明的尊重而非互相擁抱包容。

漸漸的你失去動力，在談過幾次戀愛、駐足幾次酒吧不停地喝酒跳舞以交換資料以及身體，而昔時朋友卻各自分散，老去的、退隱的、病故的、結婚走入合法家庭的。此時男人突然出現，替你畫上只有他和你二人的世界藍圖，此刻的你選擇將會是什麼？任憑誰也想像不到十多年後，少年店員的時代，他們勤上健身房得以拿著標語和精赤條條只著了一件小內褲便走上街頭遊行，他們理了一個帥氣的貝克漢頭或田中英壽頭、他們整型整成韓國男明星的樣貌，赤膊的胸肌之間夾著單眼相機，他們自拍、他們互相拍攝也如自拍無異，畫面裡全是好看而美麗的事物。他們帶動風潮，在前端拚命奔跑。你關在家中，抬起頭看見新聞最後一分鐘的剪影，簡直要以爲這是決戰男模特實境秀，此類種種螢幕流轉，你仍舊計算著水果在盛時和淡季的價差，只因為男人愛吃甜桃和糖漬青梅。你驚訝發現，走上

街頭的人多了，異性戀家庭亦攜家帶眷吶喊著尊重多元，一位母親就站在他的同志兒子身邊，高舉標語：我可以愛男人，爲什麼我的兒子不行？

而你的男人到此刻，不能說話的此刻，仍舊死守了一個祕密。

古希臘時代許多追隨學者學習歷史哲學的學子們，會將迷迭香枝葉編織在頭髮中，他們相信迷迭香特殊的香氣會使頭腦清醒，增進記憶力。現代科學研究發現，迷迭香中有數種成分可以預防腦神經傳導必需物質乙醯膽鹼的分解，並刺激神經傳遞、活化腦細胞，幫助腦中負責語言和聽覺理解的韋尼克區以及布洛卡區的運作。

你替男人在花車裡挑揀零碼氣墊鞋和直筒牛仔褲，長統襪量販包四包，使凡事喜歡低調的他下班時悄行於沒有隔間的開放辦公室裡，讓所有員工未曾發現任何蹤跡而繼續工作，或摸魚。男人並不耀眼，並不搶目，他會對著發現他的員工以食指抵唇示意保持安靜。他幾乎隱形，除了會議桌上或週報季報發表，或是等到媒體採訪後員工才赫然發現天啊原來那是我們的執行長而非水電工。他走到地下停車場，關上車門，第一件事情是從副駕駛座的抽屜拿出一頂洋基隊的球帽，對著後照鏡理他的頭髮，小心翼翼地替藝術品覆蓋防塵套般戴上帽子。此刻他才發動引擎，撥一通電話向你報備，輾過溝蓋鐵板發出轟隆聲，車從地底探出頭，他跟唯有認出車牌號碼的警衛打聲招呼，您慢走，警衛欣喜地

說。電話這頭聽得見外頭路上的車流聲音，哨音指揮交通，車窗闔上，電台的聲音，自動導航的聲音。

接到那通電話後，彷彿啟動開關，你運作起來，通常是傍晚七點。

你將香草醃過的肋排表面煎香後送進烤爐，將西洋芹撕去老梗和洗淨的蘿蔓葉、紫洋蔥、薄荷葉、小番茄堆疊成沙拉，燒好一鍋水放進一大匙鹽巴煮寬扁麵撈起清炒蛤蜊、蒜末跟九層塔碎。繼續燒滾麵水，盯著還在砧板上蠕蠕移動的花枝，等待他開啓車庫門的時刻便可快速汆燙保留脆甜。聽見鐵捲門的時間裡趕緊洗手，將所有食物端到餐桌上，快步走到玄關打開門：你儀容端整，你萬事具備，你展開笑顏迎接他的歸來，讓他執起你的手親吻，他卻說他今天想吃普通的飯菜，不要你沾得滿手麩鼻香料味道。

於是坐上車，繫上安全帶，開啓自動導航，對著導航機器說，餐廳。冰冷女聲回覆他，一公里外和風洋食館，一點五公里外美式餐廳，兩公里外則是地道湯包店。他都不要，單純只想吃一碗魯肉飯和燙青菜。就在三百公尺處，於是又下了車，無語走到店裡，兩碗魯肉飯，一盤燙青菜，他抓起飯碗扒飯發出簌簌聲，將燙青菜用筷子撥成兩半，吃完了那一半便開始拿出手機收發信件、用通訊軟體和各級主管確認工程進度。你緩慢地進食，一口飯得咀嚼二十次，讓牙齒磨碎食物，口水脣初步對澱粉進行分解。他玩起 app 遊戲，發出各種爆裂和動物慘叫聲。你討厭燙青菜裡摻了過多的味素掩蓋了植物的味道，舉箸艱難地猶疑著。望著盤中最後一口燙青菜，而他已付帳在店門口等待著。

你們一路上沒有任何互動，沒有說話，隔著一定距離並排著走路，你的碎散腳步總是比他大步前行略慢。你們遇見鄰居便熱絡地招呼，聊聊天氣、寵物、股市、新聞，男人總把帽緣壓低了使五官一片陰暗，你習慣在聊天之中主導著話語並塞進很多應酬字詞使鄰人無法開口問你和男人到底什麼關係。有時你們遇見嘴利舌快的中年婦女，她總有辦法在眾多水果和蔬菜中間安插一句：你們是不是兄弟？然後曖昧地笑著。你只好裝傻反詰為什麼這樣問，而她卻定定說你們長得太像了，會相像的除了夫妻臉之外就是兄弟臉了。

男人又在收發信件、追蹤進度、或是把音效關掉在一旁站著玩遊戲。你酬酢笑著，自顧自說多烤了肋排好誠摯問她要不要才打發了她，繼續前行，他向鄰人點頭示意，跟上你的腳步。

灰色磨石子圍牆門外，他用指紋按開鐵門，晚上八點。

他懶臥在客廳沙發裡，頭上還戴著球帽。而你走到廚房用熱水沖開迷迭香草茶，發現剛剛切開的甜桃切口已經泛黃，整理還沒變色的幾個甜桃放在小餐碟裡，和剛泡好的熱茶水放在托盤上，端去客廳，發現他已經眼皮半閉地睡著了，你拿走遙控器，從他正看著的球賽轉播隨意轉台，卻發現沒有一台節目能入你耳，演得比連續劇還誇張的評論名嘴振振有詞地說著外星人其實就藏在地球核心內，總是同一票的通告藝人又Coke了什麼文章卻說成自己的事，隔壁台的大嫂團又掀開家醜笑談著他們的明星老公忘記買農曆的生日禮物給她們，美食特搜總報導著店家老闆花重金砸下廣告疏通費的難吃可麗餅而你已經聽過這店名不下數百次。他突然醒來跟你說，欸我在看球賽耶，不要轉台好嗎？然後自

顧自地吃起甜桃，喝著你刻意放涼的茶。

你把電視轉回體育台，九局上，比數四比一，一、二壘有人，兩好三壞兩出局，投手正在思考這一球的球路，捕手拚命打著暗號，給個sinker伸卡球，製造內野滾地，快傳一壘使打者出局，比賽結束。他高舉雙手歡呼，囂鬧灌下最後一口茶，望著小碟裡剩下的最後一塊甜桃要你也吃點。你說不用了，剛剛吃很多了，趕著他上樓洗澡，在他背後大呼小叫著：記得把口袋裡的東西掏出來再丟洗衣籃免得洗壞了衣服。

他背對著你擺擺手。

傍晚九點。

你上樓他正淋浴，水聲瘋狂瀉下，打在淋浴門和浴室地磚上。打開浴室的門看見他隔著起水霧玻璃後的裸體，把洗髮精抹在頭皮上起了泡沫，卻發出你沒聞過的香味。隔著霧了的玻璃兩側，他毫不在意你正在檢視他如何洗澡的方式，而對他的裸身，你也沒有半點遐想，已經被蒸蒸水霧馬賽克化了的身形，那濕熱的感覺勾不起你半點身體的欲望。你並不要像年輕的時候一樣脫了衣服就和他一起躲進淋浴間嬉戲，現在的你只是替他在架上放好了乾淨的內衣褲還有浴巾，並收走洗衣籃，走到二樓後的洗衣間，照例拎著他的褲子口袋卻發現五十元零錢以及一張九百五的發票，上頭沒有註明名稱，只有抬頭是某某藥局的地址電話。你熟記店名和電話，繼續將衣褲分類，易皺的襯衫和棉料放進洗衣袋，貼身衣物放進另一個洗衣袋，襪子放進另一個洗衣袋，他的球帽帽沿貼額頭的部分泛黃，裡頭沾

著幾根他的毛髮。你突然理解怎麼回事，就像當他某天掀起稀少的瀏海露出額頭問你：我有沒有什麼不一樣。那神情，就像犯了錯的小孩正乖乖伸出手心自己討板子挨。

完全看不出有什麼不同，你說。

他那時一定很失望，怎麼一起生活了這麼久的人沒有發現他正爲了生命中的某件大事困擾著，而你卻真的沒有發現什麼不同。在那之後，他愈經常戴著那頂球帽，有時睡覺也是戴著不肯脫下，你幾次幾乎要跟牠發生爭執，球帽與西裝、襯衫、會議等等的搭軋。拉著他進了百貨公司遞給他各式各樣的帽子，紳士帽、圓禮帽、貝雷帽、甚至是毛帽都比球帽好。他卻什麼也沒買，走到運動用品店看著新出來的球帽和球鞋，還有下襠長度直達膝蓋的排汗大背心，複製簽名球，精選賽事DVD一套十二片送護腕。興奮跟你說你看這個好划算，不錯吧。

信用卡是你的，愛買什麼就買什麼吧。

結果他真的搬了一套DVD、球帽和護腕回家，當晚他要你幫他準備一些點心配球賽，你裝作沒聽見，自己上樓，打開臥房裡的電視轉著遙控器放空，幾個小時後你聽見他的腳步聲便關掉電視開始裝睡。他進了房就開始淋浴，又溢出那罐生髮洗髮精的中藥香。他沒有更衣，穿回今天出門時的polo衫便躺在你身旁。問你睡了嗎？你背對著他。他呼呼睡去。你睜著眼睛凝視。直到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昏沉睡去。那是一個美妙而平淡的週末生活，你們一起逛街，購物，吃飯，睡覺時發現他仍舊在身邊用各種噪音提醒著你，他還在這。

大腦內有兩個負責語言組織系統區塊，一八六一年由Paul Broca發現一名語言障礙者的左前腦皮層有部分損傷，一八七六年則由Karl Wernicke發現在後方也有一個負責語言的大腦區塊，這兩個區塊從此由兩人為名，布洛卡區以及韋尼克區域，前者區域損傷會使人可以了解他人說話的內容但無法使用字詞組合一個完整的句子表達自己的想法，後者區域的損傷會使人無法了解他人說話的內容卻可以清楚地講話，但說話的內容卻是毫無意義的詞彙拼湊，科學家們稱之為字詞沙拉，那般莫名堆疊、攪亂一切卻仍存在著的產物。

而今你觀看著躺在床上的他，起初，每個安靜深夜裡你簡直要懷疑他是否沒了氣息，於是伏在他的胸口上，確認那微弱的心跳聲，伴著再熟悉不過的他身體上的羶味。你記得很多年前你也曾經如是趴附在他懷裡如蟻嗜糖沾慕著那樣的味道，而今你卻不再覺得那樣的氣味有男人的性感，也許在你總是振詞嫌棄他沒洗澡休想爬上床睡覺的每一刻便已消磨掉那份戀慕。你拿著濕毛巾一遍又一遍將這樣不屬於各種品牌的花果香料味道擦拭乾淨，擦到他皮膚都泛了紅，起了小丘疹。你好疲累，你夜不成寐，隔天你打電話給看護，請她務必早上九點以前就到，好讓九點以後的你回歸正常生活。看護問，男人是你的父親嗎？你點頭稱是，立刻轉到薪水部分照著她的要求再加八百元日薪，每天傍晚七點結薪現給，希望她好生照料男人。你關上大門，看著九重葛、桂樹、性喜日照的細葉雪茄開滿了紫色碎丁花，放開身體大步行走，張開雙臂享受著這接下來的十個鐘頭掙出來的自由。你想好很多事情可

做，你可以先逛書店，拿幾份《文訊》DM，翻翻久未閱讀的雜誌月刊，接著一個人在平日的湯包店裡不用排隊等待叫號大口吃著黃金蛋炒飯搭菜肉餛飩湯，再去美術館看場特展，你猜想幾年前來過的巴洛克時期特展也許今年又來了，或是新藝術的慕夏和克里姆特或印象派眾人，看完展之後打算再去咖啡館裡喝杯摻了巧克力醬的摩卡，擠滿鮮奶油撒上彩色巧克力米，放肆地吸收脂肪糖分和戒掉多年的咖啡因。男人很多年前就懇求你不要喝咖啡，免得失眠的夜裡，總胡亂想像男人是不是趁著上班的空檔上交友網站、使用通訊軟體認識新朋友，也許男人公司裡開誠布公標榜自己的性向的人亦然為數不少，在一群不知道該怎麼穿衣服只懂得穿Goretex外套的工程師之中，就有幾個總能擠得出時間搓揉頭髮並訂做合身剪裁的高檔西裝宛若時尚品牌行銷者的模樣進出男人的科技公司——他們，是否也嗅出男人身上特殊的味道？是否也想霸占一個執行長位子的男友？男人是否也曾暗裡，或明裡，透露一些眼神訊息？這些想像並未隨著你戒掉各種含咖啡因的飲料而沉靜，甚至你已經天天喝著安神的洋甘菊茶卻仍舊要求男人上下班跟你電話報備一切。

十多年後，此刻你覺得過去的自己是異常幼稚。

可此刻，男人正躺在床上，看護正在閱讀自己帶來的小說《都柏林人》，其實她只是個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受過看護訓練後兼差，七點後她仍要回家用一些浮濫字詞填寫閱讀摘要。她也有可能百般無聊在屋子裡四處遊晃，欣賞著你所選擇的深色木材飾板或是日式石材燈具，走到客廳打開電視看著美妝節目並逕自拆了一包米果吃，深陷於舒適的布料沙發之中撫摸著棉質自然柔軟呼呼大睡，而男人

正被無法控制而溢出的排泄物困擾著。

此刻你想男人做什麼呢？拿了錢，就該有她的責任義務。你趾高氣昂，理所當然地想著她會處理好一切，她可以負了人，但不會負了錢，這世界沒有人跟錢過不去。

十多年後你竟也有如此想法。

因而你昂首邁步，又遇見那中年婦女，你炫耀似地說，今天什麼事情都沒有，你放假了。你問她要不要偕同你一起吃午餐，叫個黃金蛋炒飯，一碗湯，一份甜點，多點一籠絲瓜蝦仁湯包兩個人分著嘗，再去bar裡一啜多年未沾的酒。她避之唯恐不及地婉謝你這類善意邀請，尷尬笑意消失在巷弄裡。

你拐進書店，見著店裡眾人都以不能辨識的樣貌出現，曾在高中時期厭棄的制服A B褲如今變為窄管緊身褲縛在所有人的腳上、曾討厭厚重的髮量如今成爲一種憨厚自然的書卷氣、總以爲是老人在穿的千鳥格針織衫如今換個版型又套住了年輕人身體。尤其你無法接受怎麼每個人的眼黑都異常放大或變成千色奇彩，就像當年的黃藍紅色眼鏡鏡片，看起來總也令人費疑猜想此人，是不是眼睛有問題？你覺得你好奇怪，像一個古人穿越時空來到都在跳著Disco跳舞的復古現代。你慌忙閃躲著眾人，眾人亦閃躲著你。你更小心地夾著脅下的紅色購物袋，卻發出更巨大如海浪般起落的聲響。少年店員推著書車問你需要什麼幫助嗎？其神情，卻更像是在說：超級市場在隔壁ㄟ。

你鼓起勇氣和他攀談，向他說你想要找一些香草植物或民俗療法的書。他悉心建議你可以在第二

排的書櫃找到園藝相關書籍，民俗療法、氣功、穴位則在走道底部右轉第二、三列書架，如果你還有任何需要幫忙的地方，比方宅配、訂購、薦書DM索取等都可以來找他，其體貼，你無法承載，只能訕訕道謝，趕緊離開。你將紅色購物袋對摺再對摺，折成一個再也無法發出丁點噪音的紅色小磚頭。直直走到底的左邊，發現十多年你讀過的書都在這裡，宛如找到失散老友你熱烈擁抱著傅柯跟巴特。十多年前你不也正聽著那群他們在樓頂上滔滔說著如何拆解並奪回話語的權力，夏日的星夜涼風之中，當時的你壓根沒聽懂他們所說的一成，卻也懂得那一種反抗的意志。你很欣賞當時其中一位新聞研究所的學長，眉眼極為神似當時出演《藍色大門》的陳柏霖，你在那時候的隨意聊天中得知他是巨蟹座，B型，不會彈吉他，畏水對游泳池敬而遠之因而最愛的運動是拳擊，和陳柏霖所飾演的張士豪完全是兩碼子的人物但那並不阻礙你各種戀慕他的理由。他站起身對著大家侃侃而談，他帶領大家一起為剛過世的哥哥張國榮默哀，坐著的人唱起了〈春光乍洩〉他亦懂得當個配角跟著合聲，你細聽，那是極好的歌聲。

曲畢一陣靜默——同行者，再少一位，但你看見他。

安靜中他坐到你的身旁，問你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全然聽不懂學者哲人名的你終於有機會大膽地說：當然，你最喜歡的是黎耀輝，你深陷於梁朝偉眼神裡那份包容的凝視，你掏心掏肺卻也毫無邏輯。而他卻覺得自己比較像張國榮飾演的何寶榮，你傻傻跟著他笑了出來，以為他只是一句逗樂你的玩笑。你們交換了網誌還有信箱地址，儘管要很多年之後你才了解當晚的話語是什麼溫度。

有一天他發了一封信說，要遊行了，希望你來參加，因為那不是一封群組寄信而是獨獨發給你，你便高興了數日不得成眠。在人數寥寥無幾的遊行當天輕易尋找到他的蹤跡，他並不如你有所遮掩，而是自然大方地喊著口號，走在人群前端。

你畏首畏尾地跟在他的身後，舉著標語：請你看見我，正視我的存在。但其實你感到羞愧，你責罵自己只是讓人看到你的小叮嚀口罩。

他拍拍你的肩膀說沒有關係，你能來，他已經很高興了。

而後你追蹤著他的部落格文章，逼自己去看看那些完全看不懂但你有十成動力去嚼碎那些難解的論述字塊，從一個一個的學者追蹤到時代脈絡裡的氛圍，你樂此不疲，爲了這些書本你運用零餘時間打工或寫些小文章賺些零花，拿來全換了書本又開始一字一句的啃食。有天你發現自己可以在網路上與人淺略談論哲學思潮，此時又回頭點開學長的部落格，卻已經關閉多時，問候信件也石沉大海。你從當時少數仍能連繫的朋友之中探問，他們淡然說著，他已經自殺了，選擇了一種最安穩的方式，服用大量鎮定劑保持永世的安靜。也有人說他染患愛滋、慘遭劈腿、或者說家裡向他逼婚，亦或三者皆是，他的憤怒無處發洩只好如此反抗。

但你知道，能被言說的，從來都不是真正的原因。

你記得遊行時的他走在你眼前的樣子，單手高舉握拳，頸後用電剪推了而更爲明顯的兩個髮旋，一個順時針，一個逆時針，青灰青灰很有精神地落在頸脊兩側。一向不明顯的腮幫子從耳下秀氣臉頰

的線條中崢露了出來，彷彿，你聽見他喊著口號的聲音。

他總是走在你的前端，早走你一步。

在那之後你已經不需要這些書了，男人幫你撥了二手書店的電話，幫你整理裝箱，幫你搬上貨車，你毫無反應地看著這些書籍以十分之一的價格被拋售，在心裡默默哀悼，看著書一箱一箱被送走，你卻又可以笑著跟男人說，謝謝你幫我清理掉這些垃圾，小小賺了一筆呢。事後你走進這家二手書店，再找到舊朋友們，發現他們又以當初拋售價格的三、四倍販售著，你真的有衝動想把他們再列回現在所住的家中那一排原木訂製的書櫃裡，但，誰又會看呢？男人光看書背就默默閃開，多年前男人總愛拿書本跟你氣結：拜託你不要，就、像、喝、咖、啡、失、眠、那、樣、鑽、進、一、個、我、不、知、道、的、地、方、裡、了。他亮起臥室裡冷白的燈，用枕頭摀著耳朵，一個字一個字把這句話說完。你被他無辜的表情嚇著，手指夾著的書頁滑了開，覺得他好像臨了哭泣邊緣的孩子。於是你同意他賣書，很多年後你也忙碌得，僅只是能將腦力費在計算一些枝微末節的事上了。

迷迭香是多年生的大型常綠灌木，方形莖，高度可達兩百公分。灰綠色的對生葉，呈狹長的針尖狀，葉片肥厚多汁，具強烈的辛香味。也由於這樣長青的特性，加上氣味強烈，常被戀人們做為約會碰頭時的標記地點，因此迷迭香也有了「無法抹滅的記憶」這樣的花語。也因此古時甚至將迷迭香用於屍體保存，人們認為迷迭香象徵了重生、永恆的植物，因為它的香氣使人感到平和、安寧。

你替男人挑了一本藥用植物大全，裡頭記載的每一種神奇療效都讓你莫名其妙起了一種惡趣味，薰衣草助眠鎮靜、薄荷提神醒腦、百里香殺菌防腐、金盞花美容皮膚、馬鞭草強肝固腎、迷迭香恢復記憶力，翻回書的封面小字註記：本書依規定不得宣揚療效，相關用藥請洽執業藥師。你病急投醫，你想想也許連醫生都不能擔保男人什麼時候醒來的，而這本不得宣稱療效的小書也許就讓你歪打正著一試中的。你搬著它還有男人的傳記到櫃檯結帳，少年店員說，傳記很熱賣呢——他與他的男友都已經看過了。他收走你的錢，與你微笑，你轉身趕緊離開，打開紅色大購物袋，將書本放進去，很自然的你又循著原路走到了市場。那裡狹小道路無分人車全擠在一團卻又好有秩序地流動，吆喝聲中，人與人之間才允許了一種無禮的親密接觸，踩踏著菜葉不斷發出鹹氣草腥衝上臉來。新死即新生，所有人都在挑選著各種生命初轉圓輪迴成另一種的生命黃金時期，魚的眼珠還可透見海洋的顏色，雞群們在鐵籠裡一次又一次發出各種驚懼婉轉的美妙哀鳴，百香果的內裡是密麻交織的西番蓮屬淡雅花蕊，包覆著誘人的酸甘味。你買了一大包甜桃，一大包青梅，二兩的甘草，一斤二黃砂。第二代的肉攤老闆年輕粗壯的手臂剝刀一刀砍下大骨的瞬間，血骨飛濺沾在他身上繃著的白色汗衫上，被汗液染開成一小點抹不掉的血漬，甜的。

你想你還是離不開男人，於是將甜桃和青梅和書一起放進購物袋中。

今天你並沒有放假。

正午十二點。

你提著你的購物袋回家，它仍舊發出海浪般的噪音。你悄然開門，看護妹妹在布沙發上睡著了，英文小說枕在兩腿間。男人在房裡睡著了，陽光像羽毛覆於他臉頰，塵埃飄旋，落在他的額頭。

把甜桃用報紙墊著放在中島吧檯的托盤上，拿出母親的竹篩放青梅。你走到庭院裡修剪花草樹木，折了很多迷迭香的芯芽在日光底下曬著。你走上二樓的曬衣間拿出洗好的衣服和球帽晾起，颯爽天氣裡，讓它們一件件都充滿了今天。

你用信封袋裝好今天的薪水，放在看護妹妹睡著仍捧著的小說之中。

此刻你屏息以坐，打開剛買的書，默然開始閱讀，翻頁間，只聽得見折花的聲音。

一朵迷迭香是爲了回憶而存在著的，親愛的請你牢記在心。

愛與信守

◎郭強生

這是一篇打破同志題材刻板化書寫的佳作。迷麗欲望與荒蕪孤寂這些年被一再翻演，而這篇作品卻發出了「異聲」：愛與信守。類似吳爾芙《達樂維夫人》一開場「她說要自己去買花」的一個簡單念起，主人翁要為半身不遂的年長愛人去買迷迭香做芳香療法，就這樣揭開了一段同志成長到成熟的心路歷程。青春會逝去，激情換日常，兩個都不再是帥哥靚弟的男人努力學習如何去愛，是他們人生的一次冒險，也是這個族群最終得面臨的考驗。儘管「完美的一天」並不那麼完美，社會恐同永遠存在，但自我仍然可反向內視追求成長。作者細膩卻不沉溺的筆法，讓這個題材出現了可喜的不同觀照。